

北京话和福州话疑问语气词的对比分析*

陈泽平

提要 本文以北京话的疑问语气词“呢、吗、吧”为提纲,逐一描写对应的福州话疑问语气词及其相关的疑问句式。通过对比性的观察分析,得出一些结论。例如:“呢”在福州话中有“他问”和“自问”两种形式,参考福州话,北京话表示停顿的“呢”应该是对表示设问(自问)的语气词重新分析的结果。与福州话的对比突出显示了北京话两类是非疑问句的区别,“吗”问句与福州话的正反问对应得更加贴切。

关键词 疑问语气词 北京话 福州话 对比分析

0. 引言

关于北京话有哪些疑问语气词的问题,语法学界有各种意见。本文采用陆俭明(1984)的意见,认为“呢”、“吗”都是疑问语气词,“吧”算半个。并且认为,如果疑问语调也算是一种语法形式(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吗”和“呢”都不是构成相应的疑问句式的必要条件;如果认为语调不是语段成分,不好捉摸,无法操作,不看作是语法形式,那么“吗”是一种是非问句的标记,“呢”是删节问句(NP 呢/VP 呢)的标记。没有理由厚此薄彼。

福州方言有三个表疑问的句末语气词,分别写作:啦、噜、哩。

这三个疑问语气词都是附着性的音节,声母随前一音节的收尾音变化,见下表:

	啦	噜	哩
元音后	la	lu	li
鼻音后	na	nu	ni
塞音后	ta	tu	ti

按轻声音节的声母类化规律逆推,原声母应该是舌尖音。由于是疑问语气,处于句末的语气词总是高平调,元音响亮而清晰。

这三个疑问语气词不变而且响亮的元音分别占据了舌面元音图的三个端点,形成三角对立的结构。下面的分析描写将表明,它们的语法意义也是互相对立的。

从分布上看,福州话的“噜、哩”对应于北京话的“呢”,出现在是非问句以外的其他四种问句(正反问、选择问、特指问和删节问)末尾;“啦”对应于北京话的“吗”,只出现在是非问句末尾,但分布上的对应并不等于功能和语义都相同。

福州话还有个处在语法化最后阶段的征询语气词[nei³⁵],是“是怀是”的合音,功能相当于北京话的“吧”。

1. 北京话的“呢”与福州话的“噜、哩”

江蓝生(1986)结合对“呢”字近代汉语来源的考察,把北京话的“呢”分成两个,“呢₁”表示

* 本文发表前根据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作了修改,特此鸣谢。文章中谬误之处应该由作者本人负责。

疑问语气,“呢₂”不表示疑问。很多学者都指出,“呢₂”还略带夸张、强调语气。

福州话相当于“呢₂”的语气词是[ne],轻声,调值不确定,写作“吡”。它与疑问语气无关,语音形式上也不同于疑问语气词,这里举几个例子介绍过了,就不再讨论。

者柑野甜吡!(这橙子可甜呢!)

伊乍怀去吡!(他才不去呢!)

我固未起床吡!(我还没起床呢!)

福州话相当于“呢₁”的语气词有“噜”和“哩”两个,二者分布相似,但语用功能是对立的。“哩”和不表示疑问的“吡”都能顺利地在北京话的“呢”建立起语音对应关系,而“噜”则来历不明。

1.1 “噜”用在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和正反问句的后面,大致相当于北京话中读高调的“呢”。这三种疑问句本身已经具备显性的疑问标记,加或不加“噜”都可以表示疑问,但“噜”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带有催促答复的意味,往往表示发问人有些不耐烦。例如:

明旦有去无噜? (明天去不去呢?)

伊会来咁噜? (他能不能来呢?)

只边行固是许边行噜? (朝这边走还是朝那边走呢?)

先做什么噜? (先干什么呢?)

汝讨底依噜? (你找谁呢?)

1.2 “哩”也用在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和正反问句的后面,但只用于向自己发问,出现在自言自语或内心活动的转述中。可以叫做“自问语气词”。例如,以上例句的语气词“噜”都可以替换为“哩”,变成自问句:

(我想,)明旦有去无哩? (明天去不去呢?)

(我想,)伊会来咁哩? (他能不能来呢?)

(我想,)只边行固是许边行哩? (朝这边走还是朝那边走呢?)

(我想,)先做什么哩? (先干什么呢?)

(我想,)汝讨底依哩? (你找谁呢?)

1.3 反问和设问是语言表达中常用的两种修辞手段。这两种辞格都具有疑问句的形式而不要求听话一方回答。反问句只问不答,答案已经包含在问中,带有强烈的申辩或质问色彩。福州话的反问句用“噜”,例如:

我怎样八噜? (我怎么知道呢? ————我当然不知道!)

伊怎讲咁八噜? (他怎么不知道呢? ————他当然知道!)

是怀是总款讲噜?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当然是这个道理!)

到底钱要紧啊固是命要紧噜? (到底钱要紧呢还是命要紧? ————当然是命要紧!)

设问是说话者自问自答,设一个疑问句引起听话人注意,然后接着用答问的形式表达说话人认为很重要的命题或解释说明。上面列举的四个反问句例子,括号内的虚线后面是相应的“实际意义”。如果让说话人在问句后接着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就转换成自问自答的设问句。福州话的语气词替换为“哩”,例如:

我怎样八哩? 当然八! (我怎么知道呢? 当然不知道!)

伊怎讲咁八哩? 当然会八! (他怎么不知道呢? 当然知道!)

后续的句子也可以是具体的说明解释:

我怎样八哩? 我当时无著厝。 (我怎么知道呢? 我当时不在家。)

伊怎讲咁八哩? 我有共伊讲过。 (他怎么不知道呢? 我跟他说过。)

在福州话里,反问句的语气词用“噜”,设问句用“哩”。因为尽管都是无疑而问,从形式上

说,前者是冲着对方的质问,后者是准备自己回答的自问。

1.4 “呢”在北京话里还可以用在句首词语停顿的后面,福州话对应的语气词是“哩”。如:

北京话	福州话
我说呢,大家都得去。	我讲哩,大家都著去。
其实呢,他根本就沒去。	其实哩,伊根本就无去。
现在呢,雨停了,天也亮了。	现在哩,雨煞咯了,天也光咯了。
爸爸呢,干脆就沒回来。	依爸哩,干脆就无转来。
去呢,不好;不去呢,也不好。	去哩,姦好;不去哩,也姦好。

北京话附加“呢”的句首词语在句法上可以是插说、话题、主语或表假设的分句。“呢”在这种位置上表示什么语法意义呢?赵元任先生(1979)认为就是表示“有意停顿”。齐沪扬(2002:133)也认为这种句中的“呢”表示停顿,并认为“停顿也是一种语气表示的需要”。可是问题在于,停顿为什么要加“呢”,仍然没有得到说明。方梅(1994)有一个准确的观察,她认为北京口语中这一类的句子“很像是自问自答,虽然书面记载下来的语句不一定总在语气词后面用一个问号,但口语里语气词跟它前面的语段明显伴有上扬的语调。”

福州话在这个位置上的语气词是“哩”,也总是伴有上扬的语调。从福州话的情况来看,这个标记的来源应该是表示自问的语气词。参照福州话,上面的北京话例句中的“呢”可以统一解释为修辞上的设问,疑问语气弱化,主要起篇章衔接作用,引导听话人注意后随的表述。这种用法的“X呢”都有一个隐含的“怎么样”,例如:

其实怎么样呢,他根本就沒去。 现在怎么样呢,雨停了,天也亮了。

方梅(1994)就已经指出,“从历史来源看,现代口语里的句中语气词都是由句末语气词发展而来的。”福州话的“哩”在此做了个旁证。至于这个句中的“呢”是否又成为话题或“主位”的标记,则是“重新分析”的问题,这里不再继续讨论。

1.5 在一定的语境中,NP或VP后附一个“呢”就可以构成疑问句。通常认为这是一种省略形式的特指疑问句,有人称为“删节问”。“NP呢?”问NP所指的事物“在哪里”或“怎么样”。“VP呢?”是假设条件的疑问句,例如:

北京话	福州话
弟弟呢?	依弟哩?
你的书包呢?	汝书包哩?
他们两个都不去了,你呢?	伊两隻都怀去了,汝哩?
不去呢?	怀去哩?
明天下雨呢?	明旦遘雨哩?

这确实是个特殊的疑问句式,所有不认为“呢”负载疑问语气的理论都在这个特殊句式遇到解释上的困难,例如胡明扬(1981)、邵敬敏(1989)、金立鑫(1996),虽也各圆其说,总是有些勉强。本文对福州话语气词的分析也碰到困难:根据上文的分析,“哩”表示自问,“噜”表示他问。删节式疑问句可以是自问,也可以是他问,但在福州话里都用“哩”,不用“噜”。以下的解释也有些“绕”:删节问有很强的语境依赖,说话人在特定的语境中感到疑惑,以自问的形式提问。隐含的意思是:我觉得很疑惑,请你给我解释一下。

2. 北京话的“吗”与福州话的“啦”

现代汉语语法教科书通常按句法特点给疑问句分类,“他是教授吗?”和单纯使用上升语调的疑问句“他是教授?”归为一类,都叫是非疑问句。是非疑问句在结构上跟相应的陈述句完全

相同,表示疑问语气的语法形式有两个:句末的语气词“吗”和(或)上升的语调。一般认为,是非疑问句中如果没有“吗”,就一定要用上升调,如果已经用了“吗”,可用也可不用上升的语调,一般不用,用的话是加强疑问语气。这样的描写似乎将上升语调与“吗”看作是互相羨余的语法手段。

2.1 福州话的“啦”分布上与北京话的“吗”对应,即“啦”只用在是非问句的末尾,不用于其他各类疑问句。并且,福州话的是非疑问句也可以是没有语气词的“S↗?”式。“↗”表示句末上升调)从外部形式上看,北京话和福州话的是非问句的构成对比关系如下:

北京话	福州话
S + 吗?	S + 啦?
S + ↗?	S + ↗?

但是从“语义—功能”角度来观察,福州话的“S 啦?”与北京话的“S 吗?”并不能平行对应,而更接近于北京话的“S↗?”式。这一点引起我们注意北京话中两类是非疑问句的区别。

2.2 现代汉语语法著作很少讨论到这两类是非问句的差异,基于认为“吗”与句末升调互相羨余的看法,往往把两类是非疑问句合在一起统而论之。因此,刘月华(1988)特别值得重视。刘先生指出,北京话“S↗?”相对于“S 吗?”有两个特点:

1)“S 吗?”可以是没有倾向性的询问;“S↗?”一定是有倾向性的,询问功能很弱,带有怀疑、惊讶语气。

2)“S 吗?”可以没有语境依赖,独立性较强;“S↗?”一定有语境依赖。

上述两个特点也都适于说明福州的“啦”与北京的“吗”的区别。

2.3 福州的“S 啦?”在“功能—语义”上更接近于北京话的“S↗?”,它们包含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是说话人根据一定的语境推测得出的,但对这个命题的真实性感到怀疑、惊讶,以“问”的方式要求对方释疑。例如:

福州话	北京话	
今且拜三啦?	今天星期三↗?	(……我怎么觉得才星期二。)
汝食饱咯了啦?	你吃饱了↗?	(……我没怎么见你动筷子。)
汝也有去比赛啦?	你也去比赛↗?	(……你行吗?)
只条裙会好看啦?	这条裙子好看↗?	(……我看这颜色太土气了!)

而北京话典型的(即不伴有句末特殊升高语调的)“S 吗?”,问话人对答案没有主观的倾向性,其最贴切的对应式却是福州话的正反问句。例如:

北京话	福州话
今天星期三吗?	今且是怀是拜三?
你吃饱了吗?	汝食饱咯未?
你去过上海吗?	汝有去过上海无?
这条裙子好看吗?	只条裙会好看勿会?

例如打电话找人,北京话应该问“张老师在家吗?”,而不能用“S↗?”;福州话只能用正反问句“张先生有着厝无?”,不能用“张先生着厝啦?”。再如,在商场里选购时,甲问同伴乙“这条裙子好看吗?”是不带主观倾向性地征求乙的评判意见,福州话要用“只条裙会好看煞?”而如果甲看到同伴乙拿着一条裙子爱不释手,说“只条裙会好看啦?”(这条裙子好看↗?)这已经是在惊讶地质疑她的眼光了。

这样看来,北京话的两种是非问句“S↗?”与“S 吗?”形式不同,“功能—语义”也不同。而

福州话的“S↗?”在语义上跟“S啦?”基本相同,都对应于北京话的“S↗?”一类。从“功能—语义”角度比较,北京话和福州话的对应关系是:

北京话	福州话
S + 吗?	正反问
S + ↗?	S+ 啦? / S + ↗?

北京话的“S吗?”对应于福州话的正反问,因不知而问,可以只是“问”没有“疑”;福州话的“S啦?”有根据语境预设的主观倾向性,因有“疑”而问,“问”中含“疑”,甚至是以疑问的方式表示否定。

2.4 关于是非问句是否“中性问”,语法学家有不同的意见。有些论著认为是非问句是有倾向性的,例如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认为是非疑问句“对于肯定的答案抱有或多或少的怀疑,也就是可能性在50%以下”。赵先生只在北京话范围内考察是非问句与正反问句的功能差异,而且没有将“S吗?”与“S↗?”分开来考察,这种印象式的意见经不起推敲。刘月华(1988)之后,袁毓林(1993)、张伯江(1997)也举例分析说明,从具体语境中分离出来的“S吗?”,如果不包含表示肯定或否定的副词,性质上接近正反问。这一点跟历史语法学家对“吗”的来源分析一致。一般都认为“吗”来自唐代的句末否定副词“无”。尽管说,这种用法的“无”在宋代就完成了虚化,标志是可以出现在否定句的末了;但虚化的成分仍可以长期带有残存的词汇意义,并使之成为其用法特点的一部分。例如“被”字也早在唐代就虚化为介词,但直到今天仍残留着“遭受”义的痕迹,并由此形成了“被”字句的动词选择倾向。我们认为,“S吗?”在与福州话疑问句的对比中彰显出的“中性问”性质,也正是它从正反问句演化而来的烙印。

2.5 至于北京话句末升调的“S吗↗?”,陆俭明(1984)认为“吗”和“升调”都负载着疑问信息。“从信息论的角度看,其中有一个是羡余的,但是从言语表达角度看,又并非是多余的,这可以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我们认为,“加强语气”还是个比较笼统的提法,可以进一步分析。

在我们看来,“吗”和“升调”是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语气。“升调”表示“惊讶”、“疑惑”语气,叠加在表示提问(question)的“S吗?”上。即使从信息论的角度看,“吗”和“升调”传达的信息不同,它们也不是互相羡余的。这样表达“疑惑”、“惊讶”语气的句末“升调”也可以叠加在已有明确疑问标记的特指问句、正反问句和选择问句上。例如:

“你说什么↗?”	(……你居然会这么说!)
“她结过婚没有↗?”	(……怎么可能还没有!)
“往东还是往西↗?”	(……我记得明明是往东。)

和“S↗?”问句一样,这一类句末升调的问句都有语境依赖,通常都不是对话中的始发句。根据我们的观察,这样的句末升调比较夸张,句末升得越高,所表达的“疑惑、惊讶”语气越强烈,往往超出正常调值的五度范围。

3. 福州话正反问句的重新分析走向

可以肯定的是,福州话的“啦”不是从句末否定词演化而来的。如果说从正反问“S + 不(无)?”演变成是非问“S吗?”是汉语疑问句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福州话目前还处在主流汉语在唐代以前的状况。

陈泽平(1998)比较详细地描写了福州方言的反复疑问句,这里不妨对福州话的正反问句的构成重新作一个概括的说明。反复疑问句中必有的成分是否定词。福州话的基本否定词有“怀”、“无”、“媿”、“未”四个。

下表说明各否定词能直接组合的词类:

	怀	无	媸	未
名词	-	+	-	-
动词	+	+	+	+
形容词	-	+	+	+

这里的动词指其核心小类即表示行为动作的词,助动词和心理动词的否定标记与形容词相同。可以将福州话的否定词作为词类鉴定字。

3.1 福州话反复疑问句的构成方式有两种:A、否定标记紧挨着肯定标记插在句中,B、否定标记放在句子的末了。处于句末的否定标记一定有句中的肯定标记与之呼应。句末的否定词后面一般不能再重复所否定的谓词性成分。

“怀”是粘附性副词,不能单说,也不能放在句末,没有 B 式。“未”是完成体的否定形式,与完成体标记的句法位置不对称,没有 A 式。

福州话 A 式	福州话 B 式	北京话
汝去怀去看电影?		你去不去看电影?
汝有无字典?	汝有字典无?	你有字典吗?
汝会媸去看电影?	汝会去看电影媸?	你会去看电影吗?
汝有无去看电影?	汝有去看电影无?	你去看电影吗?
面有无红?	面有红无?	脸红了吗?
面会媸红?	面会红媸?	脸红吗?
	伊去上班未?	他去上班了吗?

3.2 在疑问语气的语调作用下,处于句末的“无”[mo]读高平调,“媸”[ma]、“未”[mui]读上升调,可以很方便地“重新分析”为句末语气词。句中与之呼应的肯定形式“有”、“会”可以相应地重新分析为表示“事实/可能”范畴的助动词。事实上,福州人说的普通话已经反映出这种“重新分析”的倾向,例如:

福州话	北京话	福州的普通话
汝有字典无?	你有字典吗?	你有字典吗?
汝会去看电影媸?	你会去看电影吗?	你会去看电影吗?
汝有去看电影无?	你去看电影吗?	你有去看电影吗?
面有红无?	脸红了吗?	脸有红吗?
面会媸红?	脸红吗?	脸会红吗?
伊去上班未?	他去上班了吗?	他去上班没?

这里当然不排除第 1、2 两句拉动类推的作用。此外,在福州话共时系统中平行存在的“有字句”也有助于促成这样的重新分析:

福州话	北京话	福州的普通话
伊有字典。	他有字典。	他有字典。
我有去看电影。	我去看电影了。	我有去看电影。
面有红。	脸红了。	脸有红。

句型也是一种语法聚合。福州话的正反问句有 AB 两式,是语法形式资源的浪费。B 式的重新分析将分化这两种同义句型,使福州话的疑问句系统与普通话以及其他方言建立起更协调的对应关系,符合语言发展的经济原则。

4. 北京话的“吧”与福州话的[nei³⁵]

据陈泽平(1998)描述,福州话也可以在一般陈述句的后面加上自成片段的“是怀是”(是不是),构成附加问,表示就陈述的事实向对方征询。判断动词“是”与其否定形式“怀是”按规则合并为两音节形式[sit²¹ nei²⁴²]。在句末的位置上,“是怀是”合并上扬的语调,最后的音节变成升调,说成[sit²¹ nei³⁵]或[n²¹ nei³⁵]。作为这种疑问句式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怀是”粘附在陈述句末,语音形式进一步压缩,说成[n nei³⁵],再进一步压缩,成了单音节的[nei³⁵],“是怀是”就基本完成了语法化过程,转变成一个疑问语气词。

现在仔细揣摩,这个接近于完成语法化过程的语气词的询问功能很弱,还兼有委婉语气,与“吗”并不确切相当,毋宁说是相当于陆俭明(1984)说的“半个疑问语气词”的“吧”。例如:

- | | |
|---------------------------------|-----------------|
| 汝是陈先生[nei ³⁵]? | (你是陈先生吧?) |
| 汝来讨老王[nei ³⁵]? | (你来找老王吧?) |
| 现刻学校拜六都无上堂[nei ³⁵]? | (现在学校星期六都不上课吧?) |

张伯江(1997)曾提出一个“既能反映历史联系,又能反映功能联系的”新的疑问句分类系统,把疑问域为整个命题的都归为是非问句,下分附加问句、反复问句、“吗”问句三个次类。张先生认为,这三个次类的语法化程度形成阶梯,其询问功能也形成阶梯,二者是平行相关的。附加问句是话语形式的是非问,语法化程度最低,询问功能也最弱。这个分类系统有一定道理,但他把语法化程度与询问功能强弱挂钩的看法却照应不到福州话的语言事实。我们认为,福州话的附加问形式“是怀是”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话语手段向形态手段的过渡,提高了语法化的程度,但仍然是“轻微的征询语气,倾向于相信命题的真实性,缺少强烈的质疑色彩”。可见询问功能的强弱以及说话人对命题真实性的倾向性以及语法化程度的高低之间没有必然的、同步的依存关系。将这一点与上文讨论的“吗”来源于“无”以及由此决定的“中性问”性质联系起来看,疑问语气词询问功能的强弱似乎与其语法化过程的源头有更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 陈泽平 1998 《福州方言的否定词和反复疑问句》,《方言》第1期。
 方梅 1994 《北京话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研究》,《中国语文》第2期。
 胡明扬 1981 《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中国语文》第5期。
 江蓝生 1986 《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语文研究》第2期。
 金立鑫 1996 《关于疑问句中的“呢”》,《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刘月华 1988 《语调是非问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陆俭明 1984 《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中国语文》第5期。
 吕叔湘 1962 《汉语语法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齐沪扬 2002 《语气词与语气系统》,安徽教育出版社。
 邵敬敏 1989 《语气词“呢”在疑问句中的作用》,《中国语文》第3期。
 太田辰夫 1987 《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力 1958 《汉语史稿(中册)》,科学出版社。
 余光中 植田均 1998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学林出版社。
 袁毓林 1993 《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中国语文》第2期。
 张伯江 1997 《疑问句功能琐议》,《中国语文》第2期。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陈泽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350007)